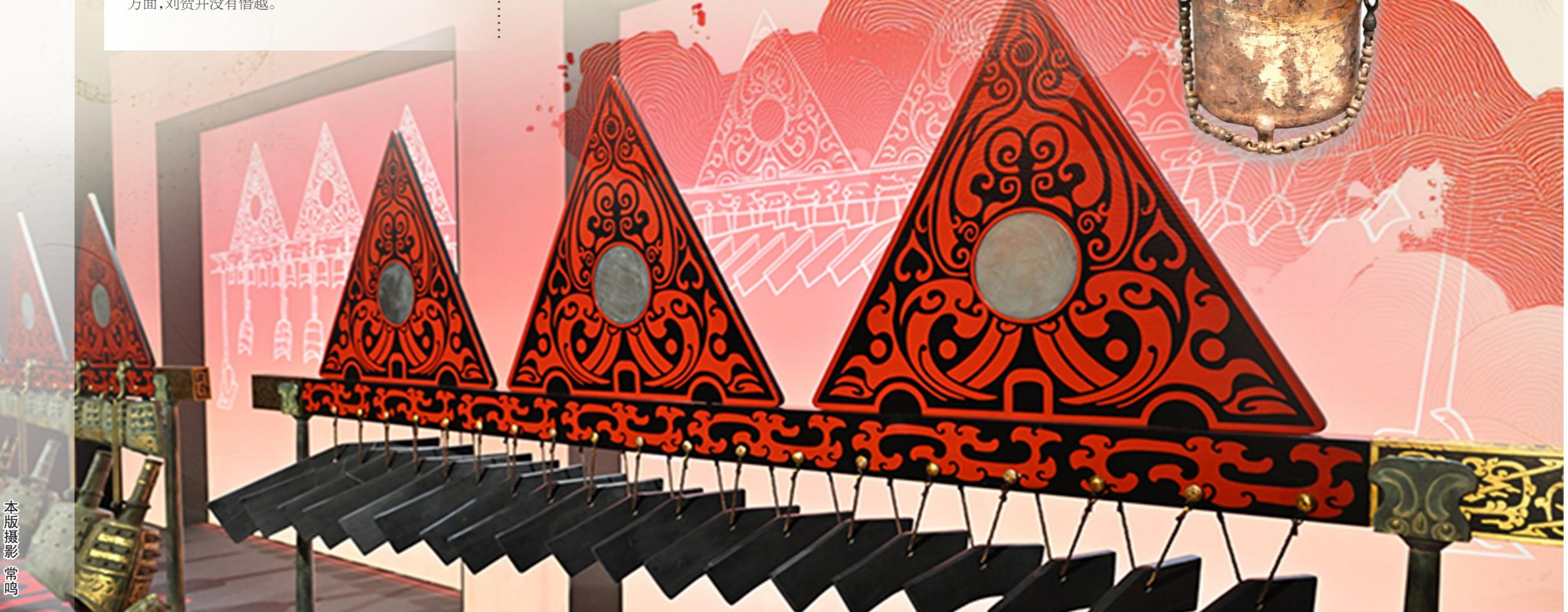


2026年1月8日 星期四



钟磬+炊器： 这是一位懂生活的海昏侯

展览“礼乐之制”单元中展出了一组出土于海昏侯墓中的钟磬，这组钟磬由两架编钟和一架编磬组成，架子上悬挂的每一件甬钟和编磬的形状样式相同，有些甬钟的外表还保留着金色的表皮，这是汉代鎏金工艺的残存，可见当年这些乐器摆在海昏侯刘贺家中时应该也是金光灿灿。从这些造型精美的乐器中可以看出，刘贺应该是个音乐发烧友，再加上琴、瑟、排箫等乐器，彼时的海昏侯府内想必会不时传出悦耳的声乐吧。

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指着其中一架编钟介绍，该架上悬挂的五件甬钟里有两件蟠虺（音同毁）纹青铜甬钟，蟠虺纹一般指蛇纹，象征着祥瑞，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蟠虺纹被广泛运用于青铜鼎等礼器上。另外三件甬钟为鎏金龙纹甬钟，这五件甬钟出土时均处于编钟架的倒伏范围内，应是成套编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五件甬钟因尺寸不一，敲击后产生的音阶与音律各不相同，每件甬钟依据体积大小有序悬挂。范丽君介绍，五件甬钟分别刻有铭文“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”，对应着敲击后的不同音阶，也就是现代简谱中的“哆、啦、咪、嗦、拉”。然而在历史上，这架编钟不是单独使用，应与一同出土的另一架编钟与编磬合并使用，三架乐器共同演奏，再配合上琴、瑟、排箫等乐器，展现了中国传统礼乐制度。

“海昏侯墓中出土的三架乐器，体现了西汉时期的‘轩悬制度’。该制度起源于《周礼》，属于‘乐悬制度’的一种，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，使用乐器的数量和摆放形式。”范丽君解释，“轩悬制度”特指诸侯王可以使用三架乐器，因摆放在东、西、南三面，形状类似于车舆，故称“轩悬”，而天子则可以用四架乐器，列于庭院四面，象征“宫廷四围”，称为“官悬”。西汉时期继承了《周礼》中的礼制，继续使用“轩悬制度”。海昏侯墓中共出土三件乐器，完全符合“轩悬制度”的规定，可见在乐器使用方面，刘贺并没有僭越。

位于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时展厅的“海昏侯：身历帝王民侯，墓藏大汉风华”主题临展已经吸引了不少参观者。展柜中摆放的饼金、马蹄金等做工精美的金器占据展览C位，观众感叹古代金器纯度高做工好之余，也难免发出疑问：海昏侯刘贺是否真如历史所言，是个荒唐人？

解决疑问的钥匙或许藏在展览后半段。墓中出土的漆器衣镜匣与《齐论语》竹简仿佛在告诉后人，海昏侯刘贺是一个对儒学典籍有深厚造诣的人；三架钟磬也证明，刘贺并没有僭越礼制。本期探宝，将通过介绍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器、漆器、典籍等文物，向您介绍海昏侯刘贺被贬封地后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，力图还原一位更加立体的海昏侯。



墓中出土的青铜器还说明刘贺是一个热爱饮食、喜欢生活的人。2015年，海昏侯墓东藏椁的酒具库中出土了一件造型复杂的青铜蒸煮器，该器物由下至上分为青铜釜、设有内外腔的青铜甑（音同赠，古代蒸饭的瓦器）以及最上层的豆形器盖组成。整件器物高约一米，专家根据出土位置、残留物及器物结构，初步判断为汉代的青铜蒸馏器，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、体积最大的蒸馏器。

观众可以在展厅内的屏幕上看到这套蒸馏器的使用方法。使用时，先将水注入下方的青铜釜内，然后将食物放入中部的青铜甑，再盖上豆形器盖，最后将其放置在炭火上加热。范丽君介绍，2024年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

以这件器物为原型，按照1:1的比例复制了一套黄铜材质的器具。器物发现时青铜甑内装有芋头，考古人员同样用芋头进行发酵试验并成功。

摆放在展厅入口处的“李姬家”铭文青铜豆形灯，则是近期新修复的文物首次亮相。豆形灯上部是一个圆形的灯盘，下面是喇叭形的灯座，两者中间以青铜灯柱相连，器物的形状与古代盛放食物的器皿豆相似。范丽君说，海昏侯墓中出土了许多豆形灯，但这件豆形灯的灯盘上刻有铭文“李姬家”，在出土的豆形灯中较为少见。根据考古人员推测，这件器物的主人或为海昏侯刘贺的祖母、汉武帝宠妃李夫人所有，后因家族传承被刘贺从山东昌邑带到豫章海昏。

镜匣+《齐论语》： 这是一位有文化的海昏侯

“受玺以来二十七日，使者旁午，持节诏诸官署征发，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。”这段出自《汉书·霍光传》的记载说明，刘贺在位27天就做了1127件荒唐事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昏君。然而随着海昏侯墓考古工作逐步展开，在金光灿烂的金器与铮铮作响的青铜之外，一批反映刘贺个人精神世界的器物重见天日，让后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刘贺其人。

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匣是展览中少见的漆器，这件器物有正反两面，绘制的图案各不相同。镜匣正面以黄色为底，四周为木制框架，中间安装有两扇对开镜门，整体很像一个微缩衣柜。记者注意到，两扇镜门上各绘有一只口衔明珠、脚踏祥云的仙鹤，且两只仙鹤相对而立；木制框架的上下左右，分别绘有朱雀、玄武、白虎、青龙，这是道家的四神兽，上方左右两侧还绘制了东王公与西王母。范丽君说：“镜匣正面的图案体现了道家思想，而它的背面则是儒家思想的体现。”

绕到器物的背面，绘制的内容也将观众从神话拉回到现实。背面以红色为底，整体三等分，共绘制六名人物，分别是孔子及其弟子颜回、子贡、子路、子羽、子夏。范丽君说：“镜匣背面的画面与出土的金器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，这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。”细看之下，镜匣背面的孔子与历史书中画面富态、续有长髯的老者形象并不相同，首先镜匣背面的孔子胡子较短，且身形瘦高。其次，画中的孔子与另外五位弟子也有两点不同，其一画中的孔子腰间佩剑，这符合当时“君子佩剑”的理念；其二，画中只有孔子身着的黄色长袍，这体现了西汉中晚期对于黄色的尊崇。

镜匣背面不仅绘制有六位儒学代表人物，还留有漆书，考古人员也一直在研究其中奥秘。漆书内容分为

两部分，其一是镜匣的使用方法，其二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。其中记载还产生了一个有趣现象，部分史书记载孔子身高为九尺六寸，相当于今天的两米二；而镜匣背面漆书的记载为七尺九寸，相当于今天的一米八二。无论哪个数据正确，孔子都是高个子。另外漆书中还发现了许多《论语》的原文，比如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“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”等耳熟能详的语句。

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匣发现于海昏侯墓主椁室的西室，出土时整个器物支离破碎，考古人员曾以为这是一件漆制屏风，直到发现里面的铜镜，才确定这是一个镜匣。西汉文献《盐铁论》记载：一杯棬（音同圈）用百人之力，一屏风就万人之功。这也说明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匣反映了西汉漆器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平。

除了镜匣外，考古人员还在海昏侯墓中发现了5200余枚汉简，通过对汉简的修复、剥离与整理，考古人员发现这些汉简是《论语》《礼记》等儒家经典，而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，竟然在这些汉简中发现了失传1800余年的《齐论语》。范丽君介绍，儒家经典《论语》其实分为《古论语》《鲁论语》《齐论语》，课本中的《论语》是《古论语》与《鲁论语》综合，而《齐论语》在汉魏时期则完全失传，直至在海昏侯墓中发现。

范丽君认为，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匣、记载《齐论语》的汉简等在海昏侯墓中出土是西汉时期独尊儒术政策的直观体现。“董仲舒之后的西汉大儒夏侯昌曾担任刘贺父亲刘驥的老师，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，成长于昌邑王国的刘贺应对儒家典籍有着深厚的选择。而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简牍主要是刘贺生前阅读或收藏的‘书籍’，涵盖了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。”范丽君说。

文创+活动： 这是一场有意思的展览

走出展厅，就是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文创区，一股裹挟着历史气息的鲜活感扑面而来。挂板上错落有致的钥匙扣、展架里熠熠生辉的复刻金器、堆叠整齐的精致小礼盒，三十多款文创产品以出土文物为核心灵感，将两千年大汉文明的精髓，巧妙装进了触手可及的日常物件。

“我们带了三十多款文创过来，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的需求。”范丽君介绍，其中既有学生爱的考古盲盒，也有年轻人青睐的各类冰箱贴，还有适合收藏的小摆件，“大家可以喜欢的文物带回家。”而此次展览专属的联名款文创，也在开幕时同步上线，成了观众必选的“打卡点”。

文创区人气十足。挂板上，精美的钥匙扣与小巧的金属挂件相映成趣，一把蓝底金纹的折扇格外吸睛，轻轻展开，扇面上复刻的漆器纹样古意盎然，仿佛能窥见汉代工匠的精湛技艺。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复刻版“马蹄金”，它与展厅内的文物造型一模一样，连纹饰的细微弧度都精准还原，拿在手中沉甸甸的，能真切触摸到西汉黄金器物的厚重质感。旁边的金饼摆件同样抢手，不少观众举着它走到金器展柜前合影。

如果说文创产品是“可带走的汉风”，那么丰富的互动活动，就是一堂“沉浸式历史课”。结合路县故城遗址公园“4+1”科普教育品牌，展览特别策划了“海昏侯的黄金密码”“海昏侯的地下宫殿”“探秘王侯家的汉代餐桌”三大科普教育活动。以出土文物与科技复原成果为核心依托，通过实物展示、场景还原、趣味讲解等形式，深入解读汉代社会制度、民生百态与贵族生活方式，生动展现列侯献金礼仪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内

涵，让观众直观感受王侯宴饮的习俗与汉代饮食文化的魅力。

为满足公众对汉代历史文化的深度探索需求，公园还将推出“城载文脉”专家讲座，邀请考古学、历史学、文物保护等领域专家学者，围绕海昏侯墓考古发现、汉代制度文化、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等主题展开深入探究，助力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大汉文明的深厚底蕴。此外，展期内的每个周末，还增设志愿者及“路县少年说”志愿讲解活动，以故事化语言生动再现汉代生活场景，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大汉文化魅力。

展馆内，通州区的李女士拿着一枚印着汉代纹样的冰箱贴感慨：“原来咱们副中心在汉代就是重要的县城，这些文创和活动特别接地气，让我仿佛真的摸着了家乡的历史脉络。”当马蹄金摆件摆上书桌，当考古盲盒让孩子爱上历史探索，当折扇一展开便露出古朴的汉代纹样，两千年文明不再是展柜中冰冷的文物，而是化作了日常里温暖的文化滋养。



副中心探宝之细说海昏侯

(下)

本报记者

张群琛 张丹